病處只在陻塞彼但知為之隄防以止遏水而不知順水之性只如隨山濬川一句縣當時定不曉此理殊不知下流不濬水之上流無所奔赴安得不泛濫乎欲讀禹貢可將六經語孟諸子中說禹治水處寫出來看則其規模區畫所以能成功者皆可得而考矣此書雖畧可見然但只記其成功而所以成功之因或不盡見焉今人徒見洪水平治不知他當時是經多少艱難受多少辛苦櫛風沐雨手胼足胝備嘗

天下之艱苦矣觀其過門而不入啟泣而弗子禹之心更無一毫之雜宜其能成功也欲觀大禹所以能治水當識大禹之心且如隨山濬川與夫隨山刋木奠高山大川道理顯然初無難見者然人心不明則道理雖在目前而不能見禹之此心至精至一無一毫私意小智撓乎其間蓋天下之至明者也惟其心至明所以能行所無事鯀方命圮族則與行其所無事者不同矣方命者逆命也逆命者逆天理也天理

有能治之人至神禹一出所以方纔治水也

禹貢

孔子序書斷自唐虞則貢賦之法在唐虞時亦必有之矣然獨至禹而以貢名篇者其法至此始大備焉故也書之所載大畧如此蓋一件大事至此一代而大備然後成書正如堯時非無巡狩而見之于舜典者亦以至舜而始大備也方洪水未平雖有貢賦而法猶未備洪水既治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貢法於是

乎一定而不易矣此其所以名之曰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土注家謂敷為分布蓋分布其治水之法也禹之治水未嘗執一律洪水之患亦非一律之所能治故禹分布九州之法如雍州當如何治梁州當如何治有當疏濬者有當隄防者有當因其故者有當鑿而開之者各自不同烏可以執一律只以兩端言之治水之道必當先治其下流蓋下流苟壅塞則上流傾

始無壅塞鯀當時治水如此等事皆不曾理會至禹
而始刋則知鯀之未嘗刋也草木障塞其道路則水
如之何而可治天下土地固多有為草木所障塞者
只如天台鴈蕩原初路皆不通自真宗欲建玉清昭
應宫斬數百年之大木而為之是時斬盡天台鴈蕩
之木然後始得而為通衢莫高山大川者先定其高
山大川表而出之也莫高山則九州疆界可得而辨
矣莫大川則小水支派有所從入矣不定其高且大

者而屑屑於其小焉豈不倍費力也哉奠高山大川此所謂得其要也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三句是禹治水之規模如此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厎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餘州皆言封疆而此獨言冀州者冀州帝堯所都天子以四海為家王者無外舉天下皆在吾封域之內

者故序之于後作書之法先後次第視其難易旣載
壺口此其第一難者故先言之太原岳陽覃懷衡漳
此其次者故後言之至于恒衛大陸此又其次者故
叙于田賦之後禹貢每州必記入帝都之道天子爲
四海九州之主受天下之朝貢不容有一州之路不
通于王畿也
濟河惟兖州九河旣道雷夏旣澤灉沮會同桑土旣蠶
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

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
濟漯達于河

兗州之境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是在河濟之間也此州居河之下流其害最甚故禹治之以道九河為首分而為九所以多其流派而殺其勢也此亦未必皆是人力所為因其地之卑下處從而道之其間有當開鑿者固亦不免但不皆是人力耳西漢之世所以有河患只緣無此九河蓋自齊桓之伯急一時之富

强塞其八而併為一是以至漢大為民患東坡蘇氏引緯書所謂移河為界在齊吕填閼八流以自廣是也當時固未必一一去塞但有填塞處從而因之不為之疏通耳本朝都汴正在黄河之中為害尤甚日夜理會無非是河自旣失中原不理會河而河患遂息雖無九河而却有九河之實無他任其衝突而不與之爭故耳觀今日不與水爭而河患遂息則知禹之分為九道固所以多其流派而殺其勢也此州之

水惟河為甚九河既道則餘不足治矣水之所蓄聚處謂之澤然澤不專是水其間亦有洲島之類觀楚子田于雲夢雲夢澤也使其皆水則何以田獵於其上耶方洪水未平奔放衝溢雷夏二水何以歸于澤自九河既導雷夏始為澤而灉沮二水亦皆會同於雷夏焉蓋先其大者則其餘皆從也是降丘宅土蓋向也欲避水患故處於高今也水患既平則土可居矣此所以降高而宅土也其土黑色而墳起故曰黑

墳厥田惟中下厥賦貞先儒以爲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故謂之貞此說亦不爲無理但禹之治此州特其結果得遲最後於他州耳所謂作十有三載乃同是也然安知定其州爲第九況兖州逼近帝都豈有下下之賦則先儒所言亦未能無疑以理觀之所謂正者正與田相當耳田中下賦亦中下焉是以謂之正考其文意當是如此但未敢以此爲斷先儒所以必如此說亦不爲無據蓋此州居河之下流方九河

未道舉兗州皆巨浸也其賦自然是極低而作十有
三載乃同成功之遲最在諸州之後又禹定賦為九
等雍州之賦既中下矣兗州若又中下則烏在其為
九等乎謂之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豈得為無理然
正之一字其意却非謂與州相當蓋他州田賦皆參
差不齊此州適相當故曰貞耳若以為兩州無同中
下之理則以九州言之雖謂之九等可也兩州適相
當禹又安得而違之但先儒恐有源流只用其說亦

可作十有三載乃同同者同於諸州也禹八年於外
三過其門而不入大畧雖止是八年然一齊都了凡
十有三載葢此州河之下流被患最甚治之最難所
以十有三載之久而始同於諸州觀此一句可見聖
人作事與後世不同其所謂同者葢此州之一水直
是皆治直是無一毫為民患凡事盡畢至於六府三
事允治萬世永賴方可謂之同故寧使其成功之遲
而不肯苟簡以求速三十年為一世十有三年幾半

世矣以半世而治一州之水豈苟且之所爲哉後世作事皆責辦於歲月之頃苟可以已則遂已焉徒有其名實無所補禹於兖州之水不謂他州皆畢亦且告成直待其十分平治實同於他州然後遂已此豈不足以見聖人之心乎其間難易不等固亦有一二年而治者亦有七八年而治者惟兖州則直須十有三年聖人作事與後世信不同矣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兾州獨不言貢而他州皆有貢焉蓋兾州賦上上

錯其賦高矣賦高而無貢所以相補也織文錦繡非必如今之蜀錦古者商不通難得之貨所謂蜀錦安得入中國乎食夫稻衣夫錦若如蜀錦又豈常衣之物大抵纔織成花者皆謂之錦如綾羅之屬皆錦也禹之制貢無非是欲用之物觀此便當看聖人所以取於民者何如物之輕精者入于篚篚者筐篚也浮于濟漯達于河此兖入于帝都之道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畧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濵廣斥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青州之境也嵎夷在東方堯典所謂宅嵎夷者是也古者九州之内皆有戎夷東方曰夷西方曰戎嵎夷蓋夷之在中國者畧不是簡畧蓋封畧也左傳自有封畧二字不純以中國之道治之而為之封畛故曰啟以周政疆以戎索索法也以夷狄之法治之方洪水為患封畧皆不存至此始為

之故曰既畧觀此州之水不過嵎夷既畧濰淄其道與夫萊夷作牧用功若甚省然海濵廣斥一句占田地甚大廣闊也斥開也當洪水泛濫海之濵皆爲巨浸其地甚狹今禹治水能使海濵之地益以開廣此豈易事而禹何以能之這箇其中煞有事禹於此煞有工夫學者但見所謂海邊廣斥爾而不知所以廣斥者此豈易言哉是故欲讀禹貢不可只求之禹貢之内須求之禹貢之外可也彼一州之地不勝其闊

耳目之好又豈聖人之心乎萊夷作牧蓋水患既平萊夷之地可以放牧也謂之萊夷必是多草萊之地故可於此而牧馬牛之屬檿絲中琴瑟之用者冀不言貢兗所貢者不過漆絲織文惟此州既有鹽絺又有絲枲鉛松怪石又有檿絲視諸州獨多蓋無者不使之有寡者不強之多而多者亦不節之使少各隨其土地之所宜此所謂任土作貢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

厎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東至于海北至于岱南及于淮徐州之境也淮沂二水蒙羽二山此州之水惟淮沂爲患故二水既治則二山皆可種藝也禹貢記禹之治水有一句一事者有相因而言者如此四句皆是相因而言不必用力於蒙羽淮沂乂則蒙羽藝矣不必用力於東原大野

於勞民之意葢可見矣羽畎夏翟翟雉也羽山之谷
有翟其羽可以為旌旄亦可以為樂器亦可以為車
之飾故曰右手秉翟而古者亦有翟車嶧陽孤桐葢
挺然孤獨可以中琴瑟之用也泗濵泗水之濵浮磬
周禮所謂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今之靈壁石是
也蠙珠蚌珠也此州之貢既有五色之土其他又無
非禮樂之器葢天地温厚之氣盛於東南和氣所鍾
故其所産如此厥篚玄纖縞謂黑繒白繒皆細密也

匯澤為彭蠡則彭蠡之水正漢水也此州之水亦以
彭蠡為害最甚故獨先焉陽鳥鴻鴈之屬其性畏寒
北方陰寒故秋而南来春而北歸以其所慕者陽也
故曰陽鳥或者以為山名援鳥鼠同穴為證以為此
山始可居其說雖有理然先儒相傳謂之鴻鴈之屬
必有所據况禹貢所記鳥獸草木無不具焉則謂之
鴻鴈可也三江之說不勝其多薛常州以松江盧江
固江為三江東坡之說則又不同以理觀之當是大

江浙江松江斷無可疑者蘇氏謂方水之未平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其說似有理然實不然何以言之蓋震澤今之太湖是也若謂不復有吳越又安得有太湖松江與太湖實相連則知其為松江也明矣若薛氏之意蓋謂廬江固江在松江之側去震澤為近然自錢塘至松江不過百餘里初不為遠且大江正在揚州之界今之通泰古揚州界也正臨大江鎮江江陰亦揚州之域以此知三江乃大江松江浙

江斷無可疑此三江蓋其大者舍而不言而獨有取於廬江固江理必不然三江既入于海則震澤自然底定矣三江之中有一未入震澤亦無由可定故必待三江皆入于海然後震澤始定馬禹之治水大抵先於東南而後及於西北惟冀州帝都所在故獨先焉其實始有事者兗州也蓋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東南之地最為卑下下流不先治則上流傾注下無以受之惟先濬其下然後上流始有所容矣況兗州

一定之畫此所謂規模也規模不立其能有為於天下耶故禹治水所謂能成萬世永賴之功由其有此規模而已此州下下之田甚不美矣蓋亦以下流所在故也田既不美故賦亦只下下上上錯然在今日其田極高大畧此是禹當時之所定其後水日益深田日益高所以至今日而揚州之田最為上等便是貢賦亦只是當時之所定後來未必不變東萊呂氏曰禹正當水患初平之時人工未盡修地力未盡闢制

為貢賦之定法雖人衆地闢賦不加多其言信美矣然亦恐未必皆如此若使後來人衆地闢所出者既多從而少增之亦奚不可然禹當時所定大抵皆輕田下下而賦下上上錯蓋厥土塗泥則其土宜稻故田雖低而賦自稍勝讀禹貢一篇當看先王所以取於民者無非是有用之物禹當時立法之初直是子細於其中比較挈勘毫釐必計故有所謂上上錯者有所謂下上上錯者有所謂下中三錯者不特一錯

而至於三錯焉可見其立法之精用心之仁夫是之
謂任土作貢任土作貢此一句惟唐虞三代爲然後
世取於民其不任土者多矣厥包橘柚錫貢之意尤
足以見聖人之心蓋必是有用之物所不可闕者然
後使之常貢若是不常用者必待錫命然後始貢焉
如橘柚如磬錯如大龜皆必待錫命誠以不常用而
使之常貢焉是重困吾赤子也聖人其忍爲之乎以
此見聖人不曾有一毫妄取於民如厥貢惟土五色

山之阻其俗剽輕所謂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叛諸侯國于其中者易得有不敬順之心故聖人於此示戒焉若曰水猶能宗海事天子者當如何九江之說至為多端今亦難攷但禹至此始分而為九爾兖州之九河荆州之九江此禹治水妙處河自龍門直衝於兖江自岷山直至於荆其勢甚猛其力甚壯於此當如之何故只得多其流派以殺其勢此非禹不能見此理天下之水自海之外惟江河為患最甚

江河既治則其餘不足治矣所謂九河九江雖是水之所衝自成坎闕然亦是人事參乎其間不特此一端大抵禹之治水既因其自然亦參以人事蓋天下之土地高者為陵平者為地其次則水之所居有許多水便有許多地位容之但方洪水為患泛濫皆不歸其故道禹之治水豈能自以私意為之大槩因其自然導之使歸其故爾雖因其自然要亦人事與有力焉所以能復其故還須是人力為之故謂之治水

治者人事參于其間也參以人事亦只是順其自然
所謂水由地中行是也殷訓中亦訓正方洪水泛濫
水不得其正甚矣故至此而始得其正也九江孔殷
則沱潛自然順道水出自漢為潛岷山導江東別為
沱沱既江之別流則潛為出於漢也明矣江漢既入
于海况自江而出者乎此所以沱潛既道也雲夢二
澤名春秋有楚子田于江南之夢與入雲中之言則
雲夢之別如此曰雲土夢作乂以土字間於中者猶

說者以謂此非常用之物不使之常貢但只條列其名而貢之欲用則從而取之爾此說雖若可信然亦未必然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武備者國之所不可一日闕也使其果中矢幹聖人宜愈以為急而豈反以為緩耶孔氏謂其名天下稱善只從此說意義却深天下之物固有處處有之而獨一處其名著者此必視他處又加美矣故聖人因其名之著者取之箘簵楛三物雖荊州所出然獨其中三邦名著於天下此

他焉可見其達權知變如此禹所以能治水正緣其不執一變化而無窮今人但知禹行其所無事爾不知所謂行其所無事豈任其自然之謂乎其間固亦有人力為之者特同歸於行其所無事爾蓋靜觀義理之當然循理而行未嘗容一毫之私此便是行其所無事江河之分而為九菏之被于孟豬以至于龍門之鑿皆行其所無事也何則理所當分理所當被理所當鑿順行此理而不為私焉非無事而何故夫

舜之無為而治禹之行其所無事非曰無所設施一委諸自然也循此理之正未甞作為焉未甞生事焉是所謂無為而治所謂行其無事云爾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土壤則其土美矣而下土又墳壚焉墳起也壚疏也土疏則宜種植此所以田旣中上而賦又益高也孔子序書將任土二字斷禹之制盖此二字惟禹足以當之厥篚纖纊纊綿也有蠶桑則有綿處處皆有而所貢者獨豫之一州厥篚纖貝亦何處無之

而所貢者獨揚之一州大畧每州所貢之物皆是處處有者然只使一州貢之而餘州皆不貢焉蓋必是其土地之所產富盛不可勝用然後使之貢焉苟非其土地之所出或雖其所出而得之也艱便不使之貢夫是之謂任土豈有一毫強民之意哉若如後世不論土地之宜與否處處盡要許多物是處要綿是處要絹是處要金何嘗問此州有耶無耶嗚呼生於三代之前者何其幸生於三代之後者何其不幸耶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梁州之境也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岷嶓二山蓋江漢之發源也既藝者可以種藝也他州皆先川澤而此州獨先二山正以水之發源在此治水當先其源猶治病

當先其根本也言岷嶓既藝則江漢之治暗在其中
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江漢既治況從江漢而
出者乎宜乎沱潛之皆順其道也蔡蒙二山也旅者
祭山之名旅平者言水患既平而旅其平也夫九州
皆有山今惟岷嶓皆藝而蔡蒙荊岐言旅他州皆不
言何哉曰此禹作貢之法也水患既平九州之山皆
可種植皆可旅祭但餘州地形低處未是十分可藝
惟蒙羽岷嶓信可以藝矣此所以二山獨言藝至於

是也横流而濟曰亂大畧禹之治水既因其自然又參以人事且天下之水豈能皆通行而無礙其間必有隔斷者四旁可迂迴而行因導之于四旁若迂迴而不可行而其隔絕不遠者亦只得鑿而通之揆之以理當是如此此所謂人事也但其隔絕太遠者始不強通爾所以有舍舟陸行之處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厎績至于豬

黎流沙則人迹少到若只順水之性任其東注豈能除天下之害乎觀既西二字想禹當時必作一道理逆其流而決之此便是行其所無事蓋理之所當然也涇渭二水最大涇濁渭清並流而不相雜屬逮也汭水之北也涇水入于渭水涇渭既治則漆沮既從者從于渭也灃水攸同者同于渭也禹之治水大畧皆先其大而小者自從所謂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是也雍州之水涇渭為大先弱水者所以先

除其害也荆岐言旣旅則終南惇物鳥鼠皆可旅矣原隰言底績則豬野亦底績矣舉其上則下者從可知也三危旣宅皆可居也舜竄三苗于三危洪水旣治聖人與之區處使皆有次序而不亂故曰三苗丕叙厥田惟上上田甚高矣而厥賦止于中下何哉盖此州地形最高而又厥土黄壤得土之正色所以田高于賦然亦以其地形之高不宜種植所以賦低于田大抵東南之地賦多勝其田西北之地田雖高而

賦不建所以揚州之田下下而賦下上上錯荊州之田下中而賦上下蓋厥土塗泥則其土宜稻賦亦自然是高至雍州田如此之高賦亦如此之低蓋北方土重水迅性不宜稻則其所出自然是薄至今北邊物土所宜不如東南所以謂天下大計仰于東南又以為財賦之淵今東南可以立國正以其財貨之所出也崐崘析支渠搜三國皆貢織皮西戎即敘即三苗丕敘之意也古者有九州之戎皆險阻所在其地

其是因地勢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者可識矣大凡水性不可與之爭後世治水者但知為之隄防而不知隄防一決則必泛濫漢時河決瓠子泛郡十六此隄防之害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案袁氏此條解永樂大典原闕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

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漢水即漾水也既曰漾又曰漢又為滄浪東匯澤又

為彭蠡本只是一道水因其所至之處而爲之名爾如沇水又爲濟又爲滎亦是如此導淮自桐柏淮水發源於桐柏山故也導渭自鳥鼠同穴亦渭水發源於二山故也學者讀書不可無所疑所謂疑者非只一二句上疑也要當疑其大處如觀禹貢叙九州既畢矣何故叙導山於其後既叙導山矣何故又序導水於其後若幾於贅者能如此疑所疑大矣如此讀書方始開闊大抵禹貢有三九州既當逐州理會導

川又當總去理會既理會導川又當理會導山只逐州理會而不總理會導川不可也只理會導川而不逐州理會亦不可也既逐州理會又總理會導川而不導山亦不得孔子叙書取其隨山二字其意甚深使高山不定不識天下之大勢何以能治水何以成萬世永賴之功縣非不用力於治水然績用弗成者只緣這般處不曉故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此是說成功之後曰九州攸同同歸於治也兖州作十有三載乃同至十三年九州皆治矣故謂之攸同四隩既宅地之深處謂之隩言雖深處水患既平皆可以居也前面亦閒有言宅者如三危既宅之類至此則不惟高處可宅四方之內深隩之處皆可宅矣九山刋旅言刋除草木設置壇塲以旅祭也前面亦閒有言旅者如蔡蒙旅平荊岐既旅之類至是則不惟此二州之山可旅九州之山皆刋旅矣疏通其水

之所自出謂之滌源水各自有發源處凡導川之所自所謂嶓冢導漾岷山導江皆其大者爾天下之水何止此數件故每一導水各有源如冀州覃懷衡漳二水自有發源處謂之九川滌源則不惟其大者疏通九州之川其源無有不滌者水之陂障謂之陂彭蠡既豬大野既豬如此之類皆澤也然未必九州皆然至於九澤既陂則九州之澤無有不為陂者此蓋記其成功之後天下之水皆歸於治也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

方洪水為患道塗壅而不通往來亦甚不便至此水既治矣是以四方諸侯皆會同於京師水火金木土穀亦皆不修水既治則六府甚修也庶土交正者以九州之土交相比並而定其高下之等厎慎財賦言其謹也說財賦而下一慎字蓋形容聖人取民其不敢忽如此彼其斟酌損益秤量比較更無毫釐之差

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四夷之國所謂貢獻方物固亦有之但貢非常賦賦則每歲之定數也錫土姓者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古之有姓者甚少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有四人惟有德者然後錫之以土因其所出而賜之姓焉使之𡧓然自別於衆此亦古人旌別之法也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祇台德先敬己德以先之也不距朕行天下無有違

非無功也然未必皆出於德齊桓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非不美然孔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之何哉正以其自外為之而非由根本以生也禹貢一篇止是許多事迹至其根本却在此一句且禹當時治水必賴衆人補助之力苟惟德之不修已之未治則何以使人只如厎慎財賦非有德者何以能之故禹所以能治水所以能定賦所以能使衆人盡心竭力皆根源於是德何謂德禮記有之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

本者能如是乎嗚呼學者但見禹貢所記不過其事迹爾孰知夫大本大原乃在於此有此一句所以有禹貢一篇故曰此一句乃禹貢一篇之根本也讀二帝三王之書莫不皆然皐陶謨一篇所言者知人安民二事然兢兢業業則知人安民之本也未有捨其本而能成其事者禹貢一篇禹所自作故稱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曰台曰朕皆自謂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

所以為聖人之稱物平施也蓋粟米雖貴而般運省力藁秸雖賤而般運甚勞既是般運甚勞則安可責之在遠者故先王於此權其輕重而使三百里納秸服雖若倒置乃所以為均平此亦聖人通變處若不知通變謂粟米則近者當納藁秸則遠者當輸豈不大病吾民乎先王底慎財賦其所以秤量較算皆能深體他人之心只觀此處先王處事纖悉委曲如此秸注家謂以供飼國馬雖所用不一然大槩主養馬

蓋千五百里也自千五百里之外便爲要荒不純以中國之道治之謂之要荒可見要者要去聲也荒者畧也以此知先王所治不出千五百里之内自千五百里以外先王之所不治非不治也詳於治内乃所以治之也天下豈有腹心之安而手足之不安者乎先王之治只在腹心上理會不從事於四支百體何則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雖是聖人其才力固自有限吾惟詳於治内内治修舉則遠人方且尊敬

不暇何敢萌猾夏之心此非所以治之乎苟惟求詳於外則必闊畧於内紀綱不振政事不舉賢人不用人民不安遠人必有玩侮之心而豈所以治之哉是以先王非故為遠近之別也蓋度其勢不能泛及則惟用其精神於内立為標凖使之有所法則觀感而化焉不務德而勤遠畧非先王之治也漢武帝伐匈奴唐太宗伐高麗皆罷中國以事遠夷中國内潄而遠夷終不可服由此觀之則先王所治不出千五百

說者謂六卿非王朝之六卿大夫若謂王朝六卿則冢宰而下不應屬大司馬矣此蓋不深知周禮而妄爲之說所謂六卿即王朝之六卿也平居無事冢宰固尊司馬固卑至於行軍用師則權在司馬故雖冢宰亦屬焉周禮六卿皆然宗伯掌禮凡屬禮之事皆宗伯主之司徒掌教凡屬教之事皆司徒主之司馬掌兵則用兵之時雖冢宰固亦惟司馬之命是聽也只觀大宗伯凡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知朝覲會同以

六事之人即六卿也今觀此誓師之言當合前後諸
誓觀之又當看所以數有扈之罪者不出威侮五行
怠棄三正兩句蓋此兩句雖若甚微而其所關甚大
天下萬事何者能外得五行堯典一篇諄諄乎羲和
之命皐陶陳謨拳拳乎撫于五辰之言洪範九疇而
五行獨居其首唐虞三代之際於天時甚謹凡所施
為無一事不順天時苟能順之是之謂撫逆而行之
是之謂侮以一歲言之如春屬木夏屬火當春則有

莫之顧矣下不順乎地道則地利有與有不興皆莫之顧矣中焉人道之不修則風俗之美惡民生之安危境内之治亂一切漠焉不關於其心是所謂怠棄三正也有扈之罪不過只是威與怠二字狠厲威嚴不以五行為事所謂威侮耽於怠荒不以三正為事是謂怠棄作威以侮五行怠惰以棄三正觀此二字則有扈氏之為人可知矣旣如此剛愎狠厲又如此苟安怠惰有此二罪刑戮安得而不加此天所以勦

民何嘗一一是有罪非非所謂天討也必使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此其為天討矣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古者車戰御者居中執弓矢者居左主射勇力之士居右主刺擊遠則用射短兵接則刺擊用兵之事不出此二者然居中而御者須是能調停六馬不徐不

也觀此因知古之祧廟不與漢儒所論者同漢儒如匡衡韋元成輩所論祧廟皆一切掃除豈理也哉古之祧廟與師之時載之而行而於祫禘祧亦與焉何嘗便一切掃除之只是疏爾社土神也不言土神而言社刑屬陰也戮及其妻子謂之孥說者謂戮及妻子非三代誓師之言蓋戮之以為孥爾不知治國行師固自不同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此治國之法也予則孥戮汝此行師之法也獨不見司馬法所言乎國

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國容入軍則民德弱軍容入
國則民德亂軍容國容判然不類帝王存心悉從寬
厚至於行軍用師則凛凛甚嚴人肯致死亦理之所
當然也 謹案袁氏此篇解永樂大典原闕

五子之歌 此篇解[illegible]

胤征 永樂大典原闕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